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三

新刊名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

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寇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墨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八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闋崇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悔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久輒閉門

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
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
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
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
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叅知政事
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躰復
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
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
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
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
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
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刀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
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
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
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
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
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
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旣康
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
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
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
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
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
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茲吏
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
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
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
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
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

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
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
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
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辨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
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鑿石民賴其利虔
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
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
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
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
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
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
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
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
徒二年州郡不時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泐旨督其事奏言
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
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
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
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
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 上面
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
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 上曰用趙某
爲諫官類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 上意將用其言即
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只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
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 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院事
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
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 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
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
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

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信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立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一巨青負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

劔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變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罪法吏以意決之趣孝忠以私造變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王等逢獯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于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墻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以善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知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澗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十丈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州祠

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岷代也遂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
以岷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岷復生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日天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寔具七年八月癸
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
潼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
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岷也今爲尚
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
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
棺給葬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
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口無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
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以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
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岷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
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
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
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
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九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
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法皆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錮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
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肅望之也 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以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
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始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
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而敏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
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王太師珪神道碑

黃門李

清臣

元豐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詔國醫診視遣尚宮數就問賜
以御膳珍藥五月己酉薨于位訃聞 兩宮震悼特輟視朝五日
諭三省悉哀故事恤用優典賻金帛五百一賜壽昌坊大第處其殯

加贈太師錫符陵承婆律香俾佐欽具貴臣護喪恩禮視魏國韓忠獻公勅使督將作穿土斷石治塋下開封東明縣清陵鄉之原曰廣阜在旁小頓大起五音也學於商家吉將以九月辛酉襄事有詔尚書右丞李清臣其為太師珪銘臣清臣頓首曰臣淺陋大懼晦太師顯行天子有命踧踖弗敢辭臣竊觀熙寧以來先皇帝憂勞天下內孝養兩宮友睦宗姓外經緯文武訓兵足食歛為訓言陳為法度皆天子神智然太師陪輔十有五年其贊策納議為最多及先皇帝厭萬幾託國事寶慈宮建立皇太子以定大統未幾今聖踐祚太皇太后同聽斷所以慰安人心肅寧宮禁流澤光庶懷服戎豹至于天下卒無事原其功德實自寶慈宮開佐聖孫為宗廟計而太師一時元臣與其列請命福寧閣以及雙日朝廷和謀謨陟降癯瘠滋力克終大事有勲烈焉謹推考世次公五世祖及既高祖景圖成都華陽人曾祖永為西畿令從蜀王昶歸朝授右補闕遷起居舍人祖贊歷侍御史三司判官九為轉運使更領十州所至有能名考諱準以辭學擢祕閣校理終蓋鉞判官自公貴三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而曾祖封公于榮國母尹氏封太夫人于燕國祖封魏國考封漢國祖母丘氏妣薛氏封太夫人各從其國由榮國以下葬河南始徙籍于舒公字禹玉幼警悟力學日誦數千言識者奇之十二能文辭二十四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優等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對便殿賜五品服同修起居注為太常丞遷博士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加三品服拜翰林侍讀學士入翰林為學士下內艱喪除復職兼史館修撰又兼端明殿學士進承旨自起居舍人四遷為給事中修仁宗實錄成進尚書禮部侍郎熙寧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素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曰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黃宗加徽號為仁宗冊寶使禮成封郟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初任揚州既還朝遂極文章之選自是不復更外無事任要重察不廢試

嘗為三司監鐵判官又判句院國子監糾察刑獄修三司條例判
禮部刑部知吏部流內銓審官審刑院提舉集禧觀判昭文館權
發遣開封府接伴契丹使奉使契丹提舉諸司庫務權尚書都省
同議茶法考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判太常寺者再知貢舉者四
英宗南郊先帝兩祀明堂及原廟成奉安神御于天元殿公歷
為頓遞禮儀大禮使又為慈聖光獻皇后大行皇帝山陵使公
臨官不苟務於稱辦惡詭激慘數者曰訐上厲下吾不為也自初
服政已若宿練其在揚州攝行太守事大校以公年少藐視不度
立命梓首付獄王倫大掠淮海將及境州將恐懼公奮厲其衆欲
擊擊之賊聞乃由他道去公平居言色安徐猝應事物初若不用
意而敏捷精盡雖素慮者無以加也其迎虜使至北都使者欲輕
裘便面過關公折以舊例必朝服乃給對服在後乘公使馳取授
之虜人慚服慶曆中契丹數邀求生事劉六符者號才黠公出使
六符來會食聲言將有所議馳請公以動之且觀其舉措公怡然
往六符大為公屈卒無所言舊待虜使應辦波擾公建為三頓請
分供帳食飲器後先送用以周其闕尤明典章善論事其語察齊
易聽故多施行嘗言真舉諸科滯於記誦已立法使兼通本經大
義將有造浮說以搖前令者願確守之法卒不廢又論伎術官陰
子孫宜各以其類若醫官使奏醫官字教坊使補色長不獨使專其
業且以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皇祐中三聖並配于郊又溫成
皇后立廟薦獻略比太廟禮官列奏以為當改而大臣猶不從公
曰並配以致孝也而瀆乎帝后廟以廣恩也而僭乎親比皆違經
背禮豈可以示後世乎遂定配太祖而改溫成廟為祠殿薦以
常饌官臣執事自此正焉嘗作明堂樂章因言升歌闕祝敵無終
始之節而節鼓非雅音乃詔增祝敵搏拊而黜節鼓公為仁宗
謚議奏謂賤不誅貴故臣下稱天以誅天子讀謚南郊受之天也
今詞臣草謚議即降詔命有司初不預聞殆非禮意宜合百官讀
謚元丘上可其議仁宗既祔廟制以考位配明堂而直宗當
罷御史請分太宗之夫雩以配真宗講官和之公議曰嚴公
配仁宗得禮之正而欲褫遷分祀以苟厭神靈之意臣恐組

宗弗饗也知禮者以其言為是及論喪畢禘祫神主祔廟已嘗告祭不當於禫畢復行饋食之禮以折禮官衆論遂定治平中大議追尊漢王公於兩制為議首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為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乎詔裁定多如其初熙寧元年當郊上疑於諫閣公與兩制合奏王制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自漢文帝以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踰年而不行郊真宗居明德太后喪明年亦祀圓丘享太廟今宜如故事其冕服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其年遂行大禮朝廷將復入閣儀公曰唐紫宸為正衙不御則喚仗由閣門入則入閣非盛禮也此不足復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學其為文豪贍有氣閑侈壞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誥有躡他學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述作雖已秉政猶持命為之修仁宗英宗實錄及正史多所刊定意足而無長語擬其上先帝手詔以比班馬英宗為皇子中書召公草詔

公對曰天下屬望立嗣子久矣然必出自

陛下意則後莫能搖

一有搖動所以階禍亂也

帝諭以決自

朕意乃進藁歐陽文

忠公以為得學士躡公草

仁宗遺制

先帝為太子冊慶壽宮

還政書皆宣叙明聖人以謂協濟大事有翰墨之功焉又記寶文

閣奉詔為高衛王康王碑發明天子所以崇事

聖母之意

天子嘉之公榮遇最久諸臣無以爲比而謙儉慎默未嘗有過有

毀者率弗驗其後眷待愈隆御史欲誣其子仲端以事公固請窮

治已而不挂一毫言者服罪

英宗嘗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

坐翊日賜盤龍金盆以示恩意

先帝拓熙河賜之玉帶前後加

勳至極品元豐二年增授功臣號率同列辭

上曰功臣自唐中

葉以寵從行軍士非古也因詔罷功臣公自奉甚約而厚於昆弟

然於親屬終不敢私援薦不知者至或怨之子仲脩以學登進士

第今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疑承奉郎仲皖

仲煜承事郎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適前權太常博士

閻立勳次計煥前進士鄭居中並封遂萊縣君次尚幼孫男三人

昭承奉郎次晏次晟公享年六十七文集一百卷夫人鄭氏奉國
軍節度使戩之女今舉以附銘曰

自公五世	居蜀成都	高祖逮祖	食吏躬儒	維者漢公
始徙家舒	至于太師	幼書鄉閭	發為文章	璣貝瓊瑤
翰林是職	相府是居	事業煌煌	何其偉與	公意愉夷
公貌虛徐	蹈勤履艱	勇則有餘	文武聖臯	造設新書
學以教士	士眾龜魚	法以練卒	卒勁虎貔	拓泚披夏
聲動穹廬	贊贊厥功	公吁	帝俞	聖母神孫
並照天衢	雲塞霧收	六合開除	公于斯時	載持載扶
有巖岱華	視我不圖	公卧在疾	錫問趨趨	公終考年
僭貫幽墟	嗚呼太師	顯孰公如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其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五
之先薊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
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景欲太上皇帝御名患中原陰使人害
密國公聲言爲汴人所殺遷其子豪梁積厚報隆乃有茲異國異
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屬占數千毫之蒙城王即異國之中
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 太宗尹京邑聞其材
武召置帳下 太宗嘗燕罷禁中 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
苑東門 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贊等五人皆
從 太宗醉不能穿馬鎧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鎧既出 太祖顧
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束帛賜
之 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
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 太宗引兵自
幽州還聞虜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
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
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
之 太宗欲誅六班王曰 陛下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之罪
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
釋擢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爲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
圍練使再幸大名爲京新城內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邸
坐失徵巡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于界中伺
知州臧丙出將劫庫兵以爲亂王微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
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墻賊酋號青脚狼者將注
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
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比伐以爲樓船戰棹都指揮
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
圍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單州防
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頓忽忽內

思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 上頗知顧王厚承行夔尉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為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咎 太宗謂興曰 朕自幽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遲十年矣及為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為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願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為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為 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闕氏車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虜確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揚允恭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賊會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潛屯冀州虜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鞭笞陣圖 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 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已釋之今其眾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場多虞儻眾懼而變生臣竊為國家憂 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日益耗 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與國雍熙中為軍相主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司曷為不足雖以其言為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王請於所繼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 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與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辱乎王曰我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樺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 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真宗北幸駐蹕于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乃問王行帳王易然曰且虜之入去國遠闕勢不可以持久呢羽激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眾情大感誰為 陛下建此

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斃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它日衛士有白廩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之粟與鼓同色若等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凍粒於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為宰相寇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準嘗叱欽若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 天子問疾所以寵勲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

卷之九

三

往 帝勉為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勲特輟二日官給襄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里王儀狀英偉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竒密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頽禪佐不足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傳潛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虜故憚王終歲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飲食賜予輒分其戲下家亡所餘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勸進身自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間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實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環金甲侍王之側父竊竒而愛之父没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冊為皇后以故累贈至太

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為 皇太后遂贈至衛王
王薨七十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于有司熙寧九年 天子篤
實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圻衝
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窆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
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
何其盛歟臣珪伏思 太宗之發燕南 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
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
願所施豈不闕哉與夫自昔將帥舉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
矣 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冕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
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異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
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
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
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
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土
閣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芾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
史次曰繼顯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
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藏庫
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
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
人銘曰

紹恢皇圖	於赫神宗	懔我常武	繫王之雄	威威繫王
出入金革	外動四夷	其武孔碩	王從北征	翼帝之輿
六龍安御	天旋日舒	逮事真宗	決策于河	虞駭技披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闕如暴虎	莖徒嘽嘽	疇予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遏	思齊曾孫
實有慈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澶州之畫	其利亡窮	迺誅王行	迺銘王勞	作碑離荒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塋	千載而下	其靈如生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熙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 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

以天下致養於 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

興言禁中 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錄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

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 太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

有夙夜之勞主葬有年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

今特賜之謚曰穆武其為 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

太后祖考之意且珪謹按王諱繼勳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適

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亳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之節雍熙三

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 太宗召問

其家世擢寄班祗候再遷內殿崇班為西京陝孟懷號路都巡檢

使時有群盜作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

輟轅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

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卒

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殲卒寨其眾大潰

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黃繖金塗槍而還有終益

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

拔城於是終進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

鄉罷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縷

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賊知不可拒還

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

勅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 天子賜書褒諭於是定蜀功進

崇儀使方主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父未下

外暴官軍內敝百姓顧其冊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眾安

能久伏林莽虜及均敗正如 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

才晟復收餘眾保岩谷中數招貧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劔門路都

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

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

出王手格殺數人餘虜眾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号

神將徙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 真宗以為

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兵犯河東

王至計嵐軍遇虜五萬衆陳于妙城川王與知軍賈宗奏山上悲
回望虜軍謂宗曰虜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
千雖不足與戰候虜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
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
光領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橐駝器械
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迂弓箭庫使榮州刺史是歲朝廷
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淵明年為麟符路鈐轄河外環
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饒給軍爲虜所鈔王移軍扼兔毛川以斷虜
闕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
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九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
肆屬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
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振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
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
甘棠連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
止之歷內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爲人英偉且知
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
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
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虜將大入緣邊皆飭爲備王獨示之以無
事徐曰虜歲賴漢金繒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
畔虜者群剽兩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
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閣門使昭隴二
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
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
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
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特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乃敢爲邊
生患耶輒謝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邕
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爲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威武
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
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爲 章獻明肅太后山陵 章懿太后園陵
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許它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

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
祿乎願 陛下哀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
王維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嚙堤王一夕坐隄上調鍵薪與菜而
河怒爲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
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 仁宗恫悼之爲輟視朝一日贈太
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
之原王忠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
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尽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刑今猶愛
思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尔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
幾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尔曹念所以報國唯有忠孝
一節尔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嗣官昏喪祭無不及曾
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異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
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度故西
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閣門祗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

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

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

故文思副使次遵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
孫右班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
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且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
皇太后勅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 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
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澶之功至王西定
蜀北戰寒光嶺爲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
發有來右我 聖后保翼 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
之前勞而褒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擬哉王之子孫
維孝維忠蟬聯蔓衍而不可窮今之爲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 世則崛起 銜訓自王 奮豈不偉 憐蜀焚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旣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歷臨八州 有惠在民 豈無虎臣 爲國爪牙 嶷嶷維王
能世其家 王發多祥 聿及神保 神罔不懷 使王壽考
誕鍾聖孫 以母天下 思媚周姜 京室以化 后未勝衣

顧王猶在 身履至尊 終念王愛 帝親母家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申錫無疆 誰言恩腴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世載乃績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万祀猶新 用宏茲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于穎昌長社縣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爲忠弼之碑臣觀于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有若伊尹暨陟在周有若召公奭暨虎後人思念詠欽於報亦罔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墜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士是忱有責矧孝子孝孫懷大戚今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攷狀其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行右僕射純仁以誌銘昭其幽室是於忠弼大慰籲詔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陋臣是敢重受命推原帝意不揚公之忠用久于天下公字子華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參知 仁宗朝政事謚中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異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于夫之國中憲公始葬陳公于長社遂築第穎昌以便歲時奉帚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孝友儒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忠憲公憂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八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徙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言醫家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羈置蔡州公奏請乃敢大造謾詐宜棄都市 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清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寬減財力振揀全活十數事創爲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州人驩賀使還稱旨擢右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對曰 陛下宜用神斷他日納疏言 陛下春秋高願蚤建太子 仁宗曰卿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墨公懷疏以歸焚于室故

在 仁宗 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三守

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死于道民間謔言為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遷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上遣使慰勞起之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鐔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不成頻河諸郡大水出為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罪公獨刻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墊民竄廢南方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祖神御溫成右園皆寓奉先寺 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右園公預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 朕欲酌 神御非詣 右園也 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 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

卷十一

二

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官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

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官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諛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呂守真定已去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官人或納請降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 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

巨緣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燕在列無敢有謹譁徒倚不端者張致母乳悼獻太子致以襁負從官中其後壯長寢貴領觀軍以掛嫌議出為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衛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寢不報章未下公自陳論塞罷職事不教復造臺諫官拍趣或與公異乃詆公為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羗也曰夙切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夷也曰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詔嘉將自此熟羗不敢輒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門殿學士知成都府出貸倉穀循致醫藥葬客死士與貧不能葬 禁邊

州伐木夷界以弭兵爭閉絕焚崖關使夷人留置賈

亡內規初

張尚書詠給券糶益米惠貧戶歲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

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蜀給酒場吏

主買賣聽使掇取以資賈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使內侍省嚴著

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群牧使召未至

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

劇易爲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官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

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頭覈實 英宗曰 朕在

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母憚饒京師大雨

水 天子繕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 永厚陵裁浮費甚衆 神

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叩人

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釐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歲減

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併省以實軍費兼領

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寇大入慶州境

圍七寨殺畧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爲陝西宣撫使賜空

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

賜金繒及織文袍纓至邊悉分子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兼漢士

傷痍者賜帛裹瘡江廊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

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

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

虜中凡九日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

盧印公初至邊裂諸賊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亟出擣之至是深入

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士方築據奪其要害而

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内外多與公異意爭歸咎宣撫司邊

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羗人亦

卷廬帳驅畜產逐去定食河外飢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

酋數叩保安軍求通使公並塞皆空無賊火 上於是知公爲有功

明堂禮成進觀文殿幽士公乃奏臣嘗私誓年六十歸奉先臣立

墓今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臣所誓誓十上 神宗遣使五返敦諭

切至除知許州使近四里公乃不敢辭閱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

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
司奉行詔令不稱旨頗為苛急以疲吏民願實期會簡節目 神
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任請置尙
中書鈞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
場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其方劄賈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
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
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 上
為逐市場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場
公固言不可論 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
辭 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 上為
罷佐遣使持手札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
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
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復知穎昌府辭以為西太一宮使請納節
上諭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拜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為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河南府
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墊溺給其食處以官舍訛言驚眾者刑
黥之募工料材完倉庫營壘直平而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
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于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
增數保戶迫蹙馬價暴貴公為修奏止之如初令 裕陵役興公
選才者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為區處陵成而下不擾 今
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封康國公自 神宗更定官制以開府
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觀見公數陳避詔勉行倚以鎮
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
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在澶淵而傍府橫引河功必不就徒耗
財力駭恐魏人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
上之既而公屢請老 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禧觀使
又請九十餘上 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
既而許還穎昌敕有司具山川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餞
都亭驛公以父雪上方憂勞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
九月三日薨于寢享年七十七兩宮臨奠數厚賜 天子成服訖

中輟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疑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
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至盛至朝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
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所疑而知
人常不誤司馬温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温公代已為樞密副使
至於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 朕當亟召力
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
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頗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
下初進士科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黷衆人指
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
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併歲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
甚宜界上農及官戶單丁女戶薄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
鄉戶則上占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必有業矣 英宗未果
行至熙寧初中講前議及温公建言一用差法詎訪利害公曰臣
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戶也後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且
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下戶恩澤周矣因條六事異
温公議公皆參取焉公前此以温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
自守不奪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兼判中書明
下省細務多關决二府恩大政 祖宗方耘耨天下龍慶唐季未及
更宜早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將歿
尤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計有巷哭者公撫
養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賜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
者俸祿無所餘娶范魯公質之曾孫先公而亡追封韓國夫人子
宗師今為朝散大夫女適進士范紳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
男二人瑜承事郎壁假承事郎有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內
外制宣撫經制錄治平會錄總二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如公斯可
謂大臣矣銘曰

韓出姻姓	同源異譜	支裔綿延	高曾北土	及陳公喪
始南葬許	烈考忠憲	作輔	仁宗	美成之宮
肖像左廡	公於四朝	孝忠文武	內長成工	外奮師旅
為民為防	為國除蠱	他人之為	芬葩綺組	公一乃心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夸強 弗侮弗俯
公於奇窮 弗震弗侮 義愆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睽乖
其猶寒暑 卒遂其守 以戴堯禹 凡公德功 辨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

肇

元符三年今 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 上及

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潁昌里第 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 上聞震悼會 皇太后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

卷之十一

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壙考楚國公嘗參知 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蓄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恩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乃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 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

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 陛下親受 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為 皇夫人為 后公復言 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片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少更張公自還朝即勸 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善之令條古事可為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

宛卷之十一

三

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取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踈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培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 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為愼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伯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令在廷阿附者眾奈何 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詔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

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 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為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遂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金昌屬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種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乃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 哲宗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為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餼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予地之外歸一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陝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因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 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都館公皆力為拯解因言臣嘗為館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深實係國

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奏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安撫使焚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壅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

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憚密啟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敝至於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管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上嘉納之初公召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撫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上怒儼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

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美御史在位日久當軼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為監司未嘗按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

上之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上意稍解軼轍平日與公論異

至是人益服公為平時 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

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

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 上嘗問公

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贊曰 陛下及此竟舜用心也因請以

時叙復如法及罷辭 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

聞毋事形迹至是 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

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為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大臣意

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勿許通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

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

也公性夷易寬簡勿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

好善不為忤古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

宛卷之二

五

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始終無間言自為布衣以至宰

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壯晚年南遷貧甚

得賜輟均及眾人前後任子思多先踈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

未官賴 上賻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

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

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

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穀通直郎

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

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

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

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

彌勵人以為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 朝廷務獎進人材故天下

善類視公用舍以為消長有文章論議二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

天下主於平恕不為己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

至紛更畫冊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 上虛已待

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豐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護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

陶唐其系

更夏商周

保姓受氏

在晉宣子

以告穆叔

流非不長

止曰世祿

孰為不朽

維後有人

若公父子

再秉國鈞

有德有言

百世弗泯

公起諸生

至位丞相

一節不回

雖老猶壯

御史抗議

公惟守禮

諫垣建白

公不言利

封疆之畫

公曰休兵

廟堂之論

公則持平

利害異趣

公為砥柱

愛惡相讎

公為虛舟

世夸以爭

公避不有

衆所憚行

公惟恐後

堂堂巍巍

古社稷臣

正色四世

屢亨屢屯

白首南遷

縱心順命

已僵復起

天子之聖

有澤在民

有謀在國

壽非不多

人以為雷

惟其倬偉

山高日赫

歸從先君

嵩落之側

帝念公賢

賢於詔墨

後人來哲

不假方策

請視豐碑

世濟忠直

豐碑

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綸

紹興九年夏六月己巳武安王吳玠薨己亥有遺表奏聞上悼之輟視朝二日謂輔臣曰前此玠以疾革聞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訪善醫者治之恐不瘳亟馳以國醫視之何竟至之不起耶朕念其勤勞王家戮力邊疆豈能置之釋然遂官其三子賜錢三千萬以慰恤其家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歸葬於德順軍水落之原於是命綸爲銘綸頓首再拜書曰吳出於姬姓武安王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辰少保累世顯列燁燁史章母夫人劉氏王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少沉毅尚氣節讀書能通大義喜兵法長於騎射弱冠即隸涇原軍殄寇勦賊屢得奇功常以少擊衆以精取勝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而張嚴繼以進兵戰五馬坡兵敗死之惟輔遁歸熙州經制司統

卷十二

領劉彥希棄鳳翔奔曲端端斬以徇衆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端拒守麻務王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毋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執王乘夜出襲其城斬首領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婁宿以數萬衆攻麻亭王獎勵士卒奮力死戰傷殺過當曲端劾王違節制降武顯大夫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王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虜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捨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膚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樞密張公浚董師川陝間策曲端與王王以高山峻谷駐紮爲固虜騎善於衝突俟其隙以破之幕府以爲懦怯不用其言繼而虜囊土逾河驟至五路失陷王獨保關繕兵不爲屈紹興元年春三月沒立郎君逞兵犯原上王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郎君復大進王遣麾下擊退不使其合轉明州觀察使

有誥詞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虜每與王戰輟敗冬十月其帥兀朮糾衆造浮梁跨渭水連營疊石王選強弓勁弩射之虜稍却以奇兵夾攻伏發填陷坑谷虜全軍覆沒拜鎮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三年春虜以衆三十萬發諸路窺軍聲言東歸反出漢陰擣梁洋王亟遣麾下倍道疾馳趨金洋遺以黃柑止渴虜駭遂大戰凡六晝夜賊敗衄潛逃自是乃服王之用兵不可與敵遂遺書間誘王示以不爲利動不爲威服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 上加王檢校少保四年春賊復大入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師古叛降其部下無一人從者王愛此軍忠義厚給勞來合爲一心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使七月 朝廷錄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節度費屯田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路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王功高賜親

扎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王已病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終於官子三長拱右武郎次扶搗皆文官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戰西戎不過進退之間決勝負虛則擊實則避堅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感王之忠義道王之盛德莫不愛戴而思慕焉於是屬綸爲銘綸謹爲之銘曰

堂堂吳公 爲國之棟

掃寇除氛

赫濯武功

運籌無遺

人莫能同

天子屢問

信任獨隆

視卒如子

甘苦自共

指揮臨陣

有始有終

邊疆安堵

阡陌交通

節省浮費

屯田萬鍾

褒賞有則

撫卹爲重

上念

天子

報國盡忠

允矣武安

休休有容

國之霖雨

惜乎不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余與主簿俊民先生相聚於馮康國元通公舍盤礴有日忽聞川
陝宣撫使吳侯薨因歎曰嗟乎西南之砥柱去矣於是俊民先生
太息曰噫昔庭傑於魏公幕府時見吳侯之用兵與虜戰世所罕
及即古名將亦不過此何一旦歿耶因相與痛惜馮公亦哀號不
已嗚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奪之速也念其往日在
川陝時不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且惠澤於民俊民不能默默無
語遂歷數其事發乃握筆而記之自政和中夏人犯邊侯即慶戰
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方臘破其衆擒酋長又破河北
賊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
追北斬百餘人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時金人已渡河矣
其將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隴右大震熙
帥張深與徧將雖能克敵制勝而隴右都護張巖兵敗熙州經制
司劉彥希奔曲端侯獨屯兵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侯據
青溪嶺逆擊破之大獲全勝侯戒將士曰毋殘百姓金人所傷者

必撫而惠之虜犯環慶以數萬攻麻亭侯與之戰奮勵士卒以少
擊衆人皆死鬪傷殺過多曲端劾侯違節制降職論者咸謂之屈
侯恬不爲意未幾復故官 上有親筆付元通詔吳侯公之忠義
灼見於 上矣樞密張公董師川陝移檄諸路將佐與虜戰問策
侯與曲端侯曰虜長於騎善馳突我以高山峻谷扎駐侯其隙以
奇兵勝之彼雖馳突無能爲也宣幕將佐以爲懦怯不聽都統制
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
阜制賊馬衝諸將皆謂不然旣而虜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王
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救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王曰賊不破我
詐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即保蜀
也越明年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將沒立郎君犯原上期必取而後
進侯敗之五月沒立郎君率衆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慶戰三日連
勝沒立郎君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退分兵掩襲皆潰去上
嘉之有詔云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

侯之忠義稔聞於上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
統制金自破契丹以來徂於常勝獨與王戰輒敗不勝其忿其帥
兀木會諸道兵數萬造浮梁跨渭水疊石爲城與侯拒戰侯命諸
將強弓勁弩射之賊稍却侯以奇兵乘險夾攻如是三日賊走侯
遣伏俘其將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填陷坑谷獲鎧刦
寨虜全軍覆沒兀木幾被擒獲覲奏侯曰金人雖敗度必復來撒
離喝與兀木不敢窺和尚原三年春集其兵三十萬聲言東歸太
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搏梁洋金州失守侯急遣麾下晝夜疾馳倍
道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擣其師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撒離
喝以杖投地大驚曰吳侯來何速耶不敢進公遂治饒風嶺柵寨
據要虜已揮中軍急上遂大戰凡六晝夜虜敗衄撒離喝怒殺其
千戶董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嶺斷侯歸路侯按兵
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虜已傷大半且戰且道我以全
軍抗其吭蜀無憂焉乃分屯諸將示以乘虛掩襲之勢虜便潛逃
撒離喝歸服侯之用兵勢不可破則密遣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

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示曰華夷異域君
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覽傳記數
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逞兵犯上卒不旋踵滅亡
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吾世爲宋
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
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
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讀公之辭令人悚然所謂社稷之臣安
天下也撒離喝得書與諸將熟議攻蜀兀木舉兵五十萬欲入川
豫之弟不忘朝廷密遣使告侯早備兀木攻興州仙人關侯與
兀木相見兀木曰公若降當以百里美地贈王曰已事朝廷安
有二心乃定戰大破兀木於仙人關四年春虜復大入轉三河之
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適師古與虜戰敗隻身往降公愛此軍忠
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捐其家財厚貲給之兩軍既合中外
一心朝廷錄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
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辭幕府他往矣其後不知何如也俊民之

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由來則云方忠烈用兵渠在張魏公世宗
府親所聞見宣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錄之
集中以補補遺之遺焉庭傑字俊民金堂人其學貫穿甚知兵且
練時事而數奇少遊上庠嘗干張魏公欲薦應賢良近爲彭山主
簿今老矣休居千家然聞其耳目聰明尚可用當有知者去乾道
己丑上元日岐下張發書

功蹟記

明

庭傑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
庭傑偶相際集盛簿次旬出 聖上親筆付元通詔吳侯云 朕
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
卿所計議終恐迹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 朕前屢陳卿忠義
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爲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關陝事宜
規畫措置財用匱乏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
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 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

奏來付吳玠庭傑伏讀再四方知 聖天子灼見元通吳侯果相
知之深也邇者元通抵少城揔茶馬吳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
日語及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吳侯功蹟甚詳令庭傑爲
之記謹拜手而書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于曾祖謙太子
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袁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
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六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緣塵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
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
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
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
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敵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
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備將軍劉推輔揔銳兵三千禦賊
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
賊恃勝不虞悉明軍惰伏中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風大王洞窟屠
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巖以兵繼進巖趨鳳

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
統領劉彥希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
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
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
道兵復華州城破舍將士無殺掠民皆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刺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龍襄其城出戰斬其
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
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
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
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
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入供糧結道不捨遺猛士如林甲軍蔽
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芻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
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
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
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
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募僚佐一
以爲迂緩一以爲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
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
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
臨善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襄土逾澤以薄吾營呈
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白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
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
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孫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
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直趨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
女郎君馬五太師吹太師復會於將烏魯等遣使二將由階成出
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
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山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

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俟
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吳玠材氣不群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勝於前聞此者
擢師涇源盡護諸將歧下之戰尤為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
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夫雄職美官 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
奮爾烈 朕無愛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
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
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閩外之寄統諸路之師率勵以涇
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
敵有沉果之機取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撫賞旣行遽深風木
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舊情其安
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
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紐於常勝至
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

卷之六十一

七

甲汝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
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
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
神全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首俘其都將羊哥大孛董及酋
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戶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
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
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寶詔詧賜云兵勢無前用
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緊敵憐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
護諸將之任富與摠兩帥之雄控禦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
域父罹劫虜之災屬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於金設奇伏躬率
啓行停當戶之報齒殄引弓之祥或擊凱奏 上聞班勞
策勳敢後嚮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關之權肆衍戶租仍加直
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於武備申威於武備乘戰
勝之勇氣用恢復於故疆俘卒爪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
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
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竒取之皇帝弟撒離喝與四太子
徵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襲其兵三十萬又盡發
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
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闕徑趨金洋先
以黃柑數百枚擣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
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
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
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李董
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
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鬪而
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慮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
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撒離喝歸乃服
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
勇之竒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
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嘿彼己之情不通空自
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摠寫悃悞用答雅貺惟足下亮之夫華夷
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
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
踵夷滅無遺這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伏順討逆功
塞宇宙屬世宗棄代冠數有歸百萬之衆權呼擁戴不得已而君
之不殺一士不惰一城此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
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徂習武備不修士器不備盜賊
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
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
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
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
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殫則餒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
遭焚燒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

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拔扶斗筭之子。俾半擁虛器。彼劉裕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察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問。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邪。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願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閔謳歌。收屬。嗣位。應天寶。太祖興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失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在席。斯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沉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地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至寒。日星晝晏。陽盛陰剋。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每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約為兄弟。驛駝相要。天日是誓。層霄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素手。實復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激海奚嘗從而和之。將會召豪彘。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金國之兵。暴露戰鬪。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開機會。殲威名。隋成功。甘受後患。資天下萬世。以舌之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京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珍。豈苟得志。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必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頰復樂否。更莫忘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曰。撒離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日夕糾合兵數十萬。據三河之粟。魚貫議附。決意取蜀。自元帥

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
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
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
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
即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
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
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揔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
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
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虛
棚戰樓別遣大孛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
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孛董揔正甲金人二萬夾
攻柵兩助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
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
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
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
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輕瀆水主
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
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
萬餘得傍牌袞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
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
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悉兵尾襲直過
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
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爲策乃漢中興良將也 朕嘗思其人以濟
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
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 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
耶 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 朕心也
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 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
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 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
已必達今 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 朕懷金人久不
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

經略司關師古首泚泚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
統制戴越打地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
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忽遇金
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悉還兵宣司隻身往
降賊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指其家
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雞豨於
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
朝廷錄山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
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金
賊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
淮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
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爾書
褒賞七年冬賊發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
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扎進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賞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侯以疾革乞解事 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
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
十七己亥遺表聞 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
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 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
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
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
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
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
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
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
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
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
樸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三子拱右武郎扶鳩皆爲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深嘗試論
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

門弟子三百餘人與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相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相爲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與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誅滅胡虜噫此皆前輩豪俊語也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二朝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弄筆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爲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

